

Until



You

你是
我最美的
遇見！

喬治·布拉克說：

「在藝術裡，只有一樣是有價值的，那就是：你無法解釋的。」

……他弄錯了，這句話說的其實是愛情。

南方笑／著

Until You

你是
我最美的
遇見！

南方笑／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你是我最美的遇見。 / 南方笑著. 初版. —臺
北市：力平方文化, 2015.06
面：公分.—(文字力; 1)

ISBN 978-986-90073-2-0 (平裝)

857.7

104005488

工作力 01

你是我最美的遇見

作 者 / 南方笑
編 輯 / 力平方文化編輯部
英文翻譯及校對 / 曾鈺純
中 文 校 對 / 南方笑、朱麗玲
封面、內文設計 / 蔡佳豪

發 行 人 / 陳翠蘭
出 版 / 力平方文化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53巷14弄19號2樓
電 話：(02) 2931-5524
讀者信箱：potency@msa.hinet.net
總 經 銷 / 高寶書版集團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電 話：(02) 2799-2788

印 刷 /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 版 日 期 / 2015年6月15日
定 價 / 新台幣280元
I S B N / 978-986-90073-2-0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內文照片來源，取自「維基資源共享」：

P001 作者：Ryan Hodnett。縮減網址：<http://goo.gl/gv2HZp>
P019 作者：Fayhoo。縮減網址：<http://goo.gl/T9sNKF>
P051 作者：Mike DelGaudio。縮減網址：<http://goo.gl/gsrDxG>
P107 作者：Lisa。縮減網址：<http://goo.gl/YpQYB7>
P129 作者：Lisan Ashfaqe。縮減網址：<http://goo.gl/vU8JoA>
P159 作者：Tomascastelazo。縮減網址：<http://goo.gl/ZRH0Y1>
P217 作者：Barbara Maliszewska。縮減網址：<http://goo.gl/9W4w7r>
P274 作者：Faisal Akram。縮減網址：<http://goo.gl/D4NNle>

Until You

你是
我最美的
遇見！

南方笑／著

「為什麼是我？」

「因為你太美。」

彷彿不久前，才剛結束這樣發傻的對話。

那是八、九年前在紐約「帝國之州」(Empire State)最清晰的一幕：

李純俤在宮殿般的幸福，生活甜得經常要提醒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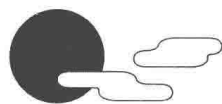
這是真實的、這是真實的。

不過，等到所有「真實」都還原歸位了，

李純才恍然大悟，

原來「美麗」是無法讓她停靠太久的砂岸。





李純：「不會動的山它是自由的嗎？」

1

漆黑陽台上，李純靜靜坐了超過五個小時；沒有月光，只幾顆星遙遠忠誠地亮著，欲言又止；十一月的晚風老是躲一陣晃一陣，像個躲迷藏的孩子，想偷看玩伴，又怕被鬼抓到。

李純沒給自己多加衣裳，只在肩上鬆鬆搭了條大圍巾，貼慰她瘦小的背影。孤瘦的原木小几上一杯茶，從她坐下來，就奉陪到現在。想到時，李純會端起杯子小啜一口，用唇舌把冷澀掉的茶沃醒了，才嚥進喉裡；就這樣，一口茶可以嚙上老半天。

這已經不曉得是第幾個晚上了。坐著坐著，李純時常感覺突然軟軟陷入某個不知名的空間，彷彿只要自己再稍稍岔個神，就會變成陣煙散逸消失。她久坐陽台雕像般的身影，經常那麼不真實地存在著：明明吃飽，胃卻空空的；明明絕望，憤怒卻散散的；明明一分鐘都捱不過去，一回頭，卻一整天空白了大半塊。

等著等著，李純偶爾會不經意輕聲哼唱起 The Eagles 的〈Waiting in the Weeds〉（心在荒蕪中等待）。那是她大學時很喜歡的一首西洋老歌，副歌的旋律最近不時在她整個人空盪盪的時候，兀自從心底緩緩響起。

這時李純會為了自己還可以記得副歌歌詞，跟上心底的旋律哼上幾句，在嘴角浮起淡得像被風抹平的漣漪的笑。

年輕時每每唱起西洋歌曲，李純總喜歡慎重其事咬字，把唇貼緊麥克風，刻意把每一個氣音唱得有稜有角；即便是這時無聲默唱著，李純還是沒輕率放過任何一個該講究的氣音：

“... I've been waiting in the weeds,
waiting for my time to come around again.
And hope is floating on the breeze,
carrying my soul high up above the ground.
And I've been keeping to myself,
knowing that the seasons are slowly changing.
Even know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he'll never love you like I do. ...”

哼著哼著，遠遠山腳突然有道刺眼的銀藍車燈光束，拐個彎，朝這裡進來。這一帶新店山區家戶並不多，李純驚覺那必定是系哥哥的車。這個推斷立即讓她像躲警報似地，迅速起身，轉入客廳，熄了夜燈，摸黑逕自溜進房間，再反手將門輕輕關上，快速鑽進床上的薄羊毛毯。

直挺挺躺在床上的李純，為自己的反應感到吃驚。為什麼手足無措？

黑暗中，李純睜大眼睛，一聲一聲細細聽著房門外的所有聲響——由遠至近的汽車引擎聲、車庫門捲起聲、車庫門放下聲、遙控器鎖車門聲、大門鑰匙孔轉動聲、大門關上聲、踩著室內拖鞋刻意放輕的步聲、腳步上樓聲、客房門打開聲、客房門關上聲。

然後，又還給她一整個蟲鳴叫、風呼吸的真空世界。

李純告訴自己：「系哥哥回來了，系哥哥終究還是回家了！那就睡吧，什麼都別想。自己什麼都不多想，說不定一覺醒來，會意外發現，原來只是一場噩夢。」李純用力闔上眼睛，認真準備入睡。

雖然李純不斷告訴自己，什麼都別想，但黑暗中的心卻一刻比一刻清醒起來，用力一下一下清楚跳動，重重在胸口撞出咚咚、咚咚的聲音。李純用力壓低呼吸，祈求能就這一刻突然天崩地裂，時間永遠停在這一幕，然後千萬年後如同龐貝城被挖掘出土時，後人的考古會說：據研判，這一男一女是當時的一對普通夫妻。

李純擺好死亡的姿勢。

但，愈想如死亡般睡去，愈睡不入眠。

凌晨四點多，李純翻來覆去，各種念頭就像關不住的風，永遠有縫子可以鑽出來；閤上眼，恍恍才要入眠，

就看見穿著一身紅的外婆。這樣醒也不是，睡也不行，李純又累又氣，一把揪起枕頭緊緊捂住自己整張臉。

她很想放聲大哭。可是自從第一次聽見系哥哥說起另一個女人，並且在這麼多年之後，第一次開始直呼她的名字之後，她便失去哭的能力。

.....

長型可以宴客十二人的餐桌一端，擺放著五道李純做的好菜。兩人從相對坐下開始，就沒人動過筷子，菜早已經各自涼去。「李純……」系哥哥突然抬起眼簾，開口直呼李純的名字。兩人都怔愣了一下，睜大眼互相在對方眼裡找尋「突然改口？」的答案。

李純這才依稀記起來，系哥哥已經很長一陣子避免喊她「系妹妹」了，都是改以「你」作為對話的主詞。

「理智點，現在哭沒辦法解決問題，你要的是面對現實……」

「什麼是現實？我哭哭啼啼了嗎？」李純下意識抹把臉，才發現臉頰是濕的。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看到你掉淚……相信我，沒有誰真願意走到這一步。這一切該怨我，還是該怨你，很多時候我自己也很混亂。」系哥哥推開他手臂前盛了八分滿的飯碗，扶住斜倚下來的前額不住搖頭，突

顯男性的喉結，跳上去又滑下來跳上去又滑下來。那是雄性天生的演技嗎？每每遇到關頭，他們總要刻意展現一種純潔的壯烈。

「這整整十年，除了頭兩年在紐約的日子之外，兩人真實一起生活過了嗎？回到台灣之後，一切都不一樣，我們連各自選擇的路也不一樣了；我必須不回頭往前走，你卻執意停留在原地……」

李純皺眉眯眼、斜斜抬起小小的下巴。人一定要變嗎？那是蟬，蛻殼是生命不得不的進化，時間到了，那原本的世界，只能被孤城鬼域般叨掛在樹梢，便是該頭也不回展翅高飛，昨天必須跟今天完全切割。

「……可是李純，天知道，我們遺失彼此多少年了。」

「是你說的。你說，『就永遠做系哥哥的系妹妹吧』。我不喜歡商場上的一切，不就是這點，才把我們拉在一起的。」

「是的，我是這樣說過。問題就在，你從來沒發現，你的系哥哥已經不見，很早以前你就連『系哥哥的系妹妹』這點都做不到了。」

李純一時語塞，他把她最後一點點踮腳的餘地都抽掉了。她狼狽跌下來，卻喊不出口痛。

「……為了讓媽媽安心留在美國照顧中風的爸爸，他辛苦打下的江山不可以轉眼拱手讓人，我沒有退路

了。原本希望，我的退路在你身上；退回到家，就可以找到休憩。但是每一天我都發現，回家的路更遠一點又更遠一點。就這樣，愈走愈到不了家。」

「到不了家是你說的，你從沒讓我知道這一切！」

「因為你不想知道啊！」

「這樣說對我不公平。」

「公平？請相信我，我非常非常努力過。所以這些年來，我不訴苦、不戳破，盡最大努力不去打擾那個一天到晚學素描、學設計、學英語的系妹妹。我真的不知道，你打算要到哪一天，才願意從『人生大學』畢業……直到我遇見了友竹……相信接下來的事情你不會希望繼續聽下去……我給你開了個戶頭，裡面有三百萬。對不起，不能立即給你更多，最近公司頭寸很緊。剩下的，只要我發現你帳戶空了，就會為你補上生活費……你就，別跟我提出什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了。我不想我們之間弄得那麼不堪。」

「哦！什麼、什麼請求權？」李純的腦袋像跳針一樣，最後一句話怎麼認真聽都聽不懂。

「你真的可以繼續再這麼半點沒有方向感地活著，又活得那麼心安理得。我最痛恨這樣的你。」

李純一下亂了方向，從沒料想過，系哥哥會對她說出「痛恨」兩個字。不理會系哥哥的挖苦，李純像溺水前還想抓住最後一根小草，「……為什麼是她？她

美嗎？精明能幹嗎？」

「美，重要嗎？精明能幹，就能久長嗎？理解，李純啊，是理解……她還幫我生了個兒子。」

每每回想到這裡，李純的心還很清楚地感覺得到那把刀子。她已經沒有力氣溯著十年的婚姻，回推自己究竟怎麼一路錯過來。那個孩子，已經決定一切。那天系哥哥說了許多許多，無非就想把她的無知對比孩子的無辜，讓她自慚形穢，知難而退。

她慚穢知難了，但不知該退往哪裡。

.....

再怎麼煎熬，李純終究還是抵擋不住滿身的疲憊，天剛轉白，便迷迷糊糊睡去。

醒來時，已近十一點。李純看一眼鬧鐘，立刻從床上跳起來，一把抓起睡袍衝出房間，直奔系哥哥昨晚睡的客房。輕敲敲門。沒回應。再輕敲敲。還是沒有。她扭轉門把，推開門。房間裡是空的。

那麼，昨晚聽到的一切，是真實還是虛幻？他回家有事嗎？為什麼什麼都不說，又消失無蹤？

李純走進房間，在床沿坐下。剛睡醒，卻滿腦發脹，想，或許這樣更好，如果不是什麼非說不可的事，不說也罷，錯過彼此，反倒令她有股鬆口氣的感覺；又

或許，要說的話天天都沒機會說出口，那麼，系哥哥也就不得不天天回到這裡；就算次次回回自己都要像這樣夢一樣地撲空，也強過空白的睡眠。

簡單整理一下自己，李純走下一樓餐廳，準備早午餐簡單夾個潛艇堡解決。等她把火腿、生菜、起司和法國麵包搬上餐桌後，才發現空水果盤上站了兩支高腳水晶杯，中間夾著一封收件人空白的信。她遲疑了一下，還有誰是這間空屋無名的主人嗎？

她把信封打開。抽出裡面一式兩份的離婚協議書；當然，還包括一本存摺。協議書上已經簽妥系哥哥的名字——葛家威。

「葛家威……」李純手指輕輕滑過協議書上葛家威的簽名，自言自語：「葛家威……好陌生啊……幾乎都快要忘了，系哥哥就叫做葛家威。」

李純平靜放下協議書，走過餐桌另一頭，認真夾起潛艇堡。先烤過麵包，趁熱，塗抹上自己最愛的卡斯特羅藍黴起司，一層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疊蘿美心，一葉一葉又一葉一葉；灑黑橄欖丁和酸豇蔻，再灑、再灑；疊火腿肉，一片一片又一片一片；擠上酸甜的蜂蜜芥末子醬，一坨又一坨又一坨。這是李純獨自在家時最喜歡的正餐，簡單就好；只有系哥哥回家用餐時，她才會下廚煮正式的桌餐。

李純給自己倒了杯墨紫色的葡萄汁，一口一口慢慢咬著咀嚼著。潛艇堡餡料太飽滿，不但必須張大嘴才咬得下來，還一邊咬、一邊掉餡，掉得滿桌狼狽。李純並不以為意，只奇怪著，平日香甜多層次的潛艇堡，今天怎麼吃得滿嘴糊塗，分不出哪個是荳蔻哪個是藍黴起司。嚥不下去時，就灌一大口葡萄汁，硬把潛艇堡壓進胃裡。

潛艇堡差不多吃到一半，李純突然一陣反胃，衝到流理台，翻天覆地吐起來，把剛剛壓進肚裡的潛艇堡，吐個乾淨；吐完，抹抹嘴，又坐回餐桌，把剩下的半個潛艇堡，寧寧靜靜地再給押進肚子裡。

.....

靜坐陽台等夜黑的日子又過了幾天，這期間除了打掃的阿桑，再沒有人來過。李純仍舊每天坐在固定位置，一樣冷淡寂寞的杯茶，一樣忠誠深奧的星語，一樣空白拖拉的生命；只是李純愈來愈不清楚，自己執意坐在這個位置的義意，還有任何事或任何人需要她繼續在這裡等候嗎？這棟華麗虛空的大房屋又能收留自己多久？

隔天一早，李純搭車回宜蘭老家，跟媽媽說明自己的決定。

「阿純，」媽媽輕撫李純枕在自己膝頭、削得像原文書毛邊口的厚厚短髮說：「放棄吧！」

李純咬著唇輕輕搖頭。

「傻孩子，把離婚協議書簽一簽，相欠的債清一清，大家才能重新過自己的好日子。」

李純坐起身，悠悠地看著媽媽。

「阿純，你可以的。你只要相信，自己可以像當初決定嫁給家威時那樣勇敢，就一定做得到。」

媽媽不捨地摟緊李純窄窄的肩。她太了解這孩子，個小膽小卻不服輸、單純依賴卻牛脾氣，經常自己矛盾得四處撞壁，但只要一旁有人起鬨喊衝，她就有慫膽敢矇眼往前撞，傷了痛了也不哎叫，一看見媽媽就會大吐。所以每次看見李純嘔吐，媽媽總要先弄清楚是委屈了，還是病了。

「想想看，當初為了嫁給家威，你大學沒念完就自己偷偷辦了休學；就因為家威必須在兩年內出國把學位念回來，好接下他爸的事業，你照樣行李箱一提，就跟著他出國。所以我相信，現在，我們家阿純，也一定可以勇敢地行李箱一提，離開家威，重新過回自己的生活。」

「媽……我沒畢業，現在已經三十出頭了……當年，那麼年輕，凡事又都有個人可以跟著黏著……」

「傻孩子，三十出頭又怎樣？現代人吶，三十出頭